



我的履历书

大平 正芳

我的履历书

〔日〕大平正芳 著

辛 华 雅 飞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大平正芳／私の履歴书

大平正芳著

昭和五十三年七月

《日本经济新闻社》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我的履历书

〔日〕大平正芳著

辛华雅飞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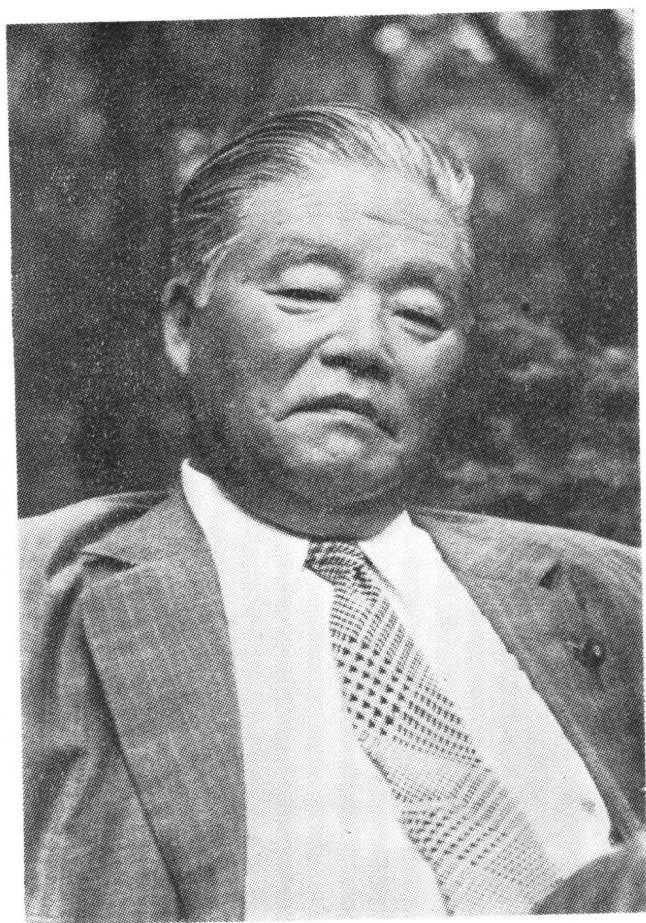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125印张 83,000字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9,000

书号：11071·122 定价：0.37元



著者近影

目 录

第一部 我的履历书	(1)
我出生的家庭	(1)
水与债	(4)
中小学时期	(7)
与基督教的接触	(11)
踌躇不前	(14)
大学生活——难忘的恩师	(17)
大学生活——一桥大学大家庭的情谊	(20)
进大藏省工作	(23)
在税务界锻炼	(26)
赴内蒙古	(30)
超越部门界限的友谊	(32)
日本育英会的创立	(35)
国民酒店	(37)
东京的空袭	(40)
回忆津岛大藏大臣	(42)
战后的公共事业	(45)
同池田勇人先生的结合	(49)
道奇方案	(51)
进入政界	(54)

“混帐”解散·····	(58)
保守政党的合并·····	(61)
参加总裁竞选·····	(64)
池田内阁的诞生·····	(67)
首相的孤独·····	(69)
吉田先生的幽默·····	(72)
永田町与霞关·····	(74)
池田先生的引退·····	(78)
日中邦交的正常化·····	(82)
中国的领导人·····	(86)
日美外交·····	(88)
名誉学位·····	(92)
在经济停滞与萧条之中·····	(95)
第二部 摘自我的随笔·····	(99)
大臣和官吏·····	(99)
愿望与偶然·····	(101)
我与读书·····	(106)
和长子正树永别·····	(109)
变革与适应·····	(117)
花甲之年和自海·····	(119)
历史的现实——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125)
后记·····	(127)

第一部 我的履历书

我出生的家庭

在阿讃山脉伸向濑户内海燧滩的临海处，讃岐和伊予^①交界的地方，有一个人口约为一万一千人的丰滨镇（战后，丰滨镇与和田村合并）。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三月十二日，我出生于这个镇上的一个农民家庭，排行第二。

大平家古老的家谱虽然不太清楚，但据说是过去一个叫大平伊贺守国祐的豪门的后裔。这个大平伊贺守国祐在战国时代^②从土佐迁居到本地，统治过这一带。在筑有他的城堡的城山^③（狮子端山）上，至今还残留着当时的石砌城墙与泉眼的遗址。在城山的山麓下，有“院内”、“梶谷”、“直场”三座村庄。听说过去在院内设有国祐的议事机构，在梶谷设有铁匠房，在直场住着上层武士。

据说，这位拥有城堡的领主伊贺守国祐，被出征四国的长曾我部所追逼，曾寄身于其家臣的篱下，但以后下落不明。其嫡子被乳母抱在怀里，在城山南边的“乳母怀池”投水身死，闺女在丰滨镇的“姬滨”跳海自杀；只有弟弟免遭灾祸，在本地落户。祭祀国祐的菩提寺——“国祐寺”，至今仍有姓大平的人在看守着，香火不断。从那以后，大平家族就在本地务农。在我出生时，在长谷、院内、梶谷三个村庄

里还剩有十来户，他们都以务农为生。



幼年时代的著者（左），与
父兄（中）在一起（大正2年）

我父亲出生的家庭是大平本家的一个分支。因为他是二儿子，后来又分家另立门户，自耕和佃种了一町二、三反^④土地，是个中等的农户。我父亲担任过村议会议员和贮水池的水利代表等名誉职务，看来他在社会上还是颇有信誉的。他身体壮健，性格爽朗，劳动勤快，乐于助人，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我父亲出生于明治三年（一八七〇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学历。但他的书法不错，对日本与中国的古籍也相当精通。他对书籍十分爱护，往往在线装书里夹上一些红纸条，作为对这些地方有疑问的记号，当这些疑问解决后就把纸条轻轻地抽掉，这样便不致把书籍弄脏。这也可表明他对待书籍细心认真的态度。

我父亲喜欢喝酒，从未断过每天的晚酌。而且他的交往比较广泛，别人也常常请他的客。记得村里小铺子在年中或年底送到我家来的赊购日用品的帐单上，大体上每隔一周就记载着一元两三角钱的清酒和三五分钱的豆腐或油豆腐。

我母亲是邻近的大野原镇诤间家的长女。总的感觉，她是一个善于交际的、很要强的妇女。当时诤间全家已迁居朝鲜，在朝鲜的庆尚北道迎日郡大松面^⑤开杂货店，舅舅在当

地担任面长。不知什么原因，家里只有外祖母一个人留在家乡。

当时的农民主要是种稻麦，生活很不宽裕。我们家因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生活更是困难。我记事以后，身上穿的是袖子上沾满鼻涕的邋邋遢遢的衣裳，脚上穿的是稻草编的草鞋，吃的是酱汤、咸菜就麦饭（当然里面也掺有三四成大米）。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尽管家住海边，也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点鲜鱼。平时，饭桌上偶尔才有点晒干的沙丁鱼或青花鱼。

我从小就一边上学一边干农活。插秧、拔草、割稻子甭说了，还要喂牛、搞副业，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我成天盼望着节日休假到来。到了盼望已久的节日休假，就和朋友到野外、山上、海边，拚命地玩到深夜。我们到山上去采松蘑、竹笋，到海边去游泳、钓鱼，到小河里去抓小鱼，玩得简直入了迷。晚上搞些文艺演出，有时还躲在黑地里装鬼，试探伙伴们的胆量。

当时农家所从事的副业是编草帽辫，不久之后又改为编制装肥料或食盐用的草袋子。草帽辫是把硫磺漂白过的麦秆，用手工编织的带状物，它是编草帽的材料。草袋子是把稻草弄软后，在手工织机上制成的装肥料或食盐的袋子。这种袋子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当时可是很重要的包装材料。编草帽辫也好，做草袋子也好，通常干一天活，连原料算在内，最多也只能挣到两三角钱。这些都是要投入大量劳动的典型副业。在我们家里，母亲不仅要给住在我们家里的长工和女佣人分配活计，就连我们小孩也给规定了每天的定额。

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家雇了一名长工和一名女佣人，按年订立劳动合同，住在我们家干活。

另外，有些农家还种甘蔗，制造粗糖。我们家也和邻居合伙干过这种副业。入冬时，把地里长好的甘蔗砍下来，放在用牛拉的大石磨里，榨出浓浓的糖汁，然后再把糖汁放在大锅里熬成粗糖。当褐色的粗糖装进可容四斗的木桶里，凝成硬硬的结晶体时，镇上的商人便扛着大秤来收购了。大秤是公道的，而商人就不一定都那么公道了。把装满粗糖的木桶过秤时，要根据木桶的重量，把挂在秤杆上的秤砣向后移动。而商人不等秤杆完全平衡，就巧妙地压住秤砣不再向后移动，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少报重量。可是，在场的大人对这种狡猾的行为并不提出任何抗议，而幼小的我对此却感到愤愤不平。

译注：① “讚岐”是香川县的古称。“伊予”是爱媛县的古称。

② “战国时代”指公元一四六七年至一六五八年日本各地封建领主割据混战的时期。

③ “城山”指筑有城堡的山。

④ “町”“反”是日本的面积单位，一町等于十反，约合九九点一五公亩。

⑤ “面”是朝鲜旧行政区单位，相当于乡或镇。

水 与 债

自古以来，讚岐就以盛产白米、白盐和白糖而闻名，所以有“讚岐三白”的说法。其中的白糖，在我少年时期就已经不生产了。但食盐仍是著名的产品，直到前几年产量仍占日本

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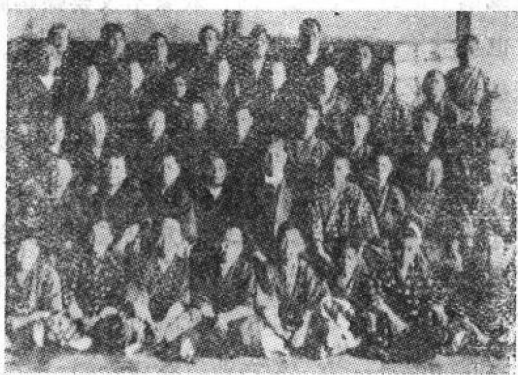
然而，制盐的方法已由晒盐法逐渐改为流下式生产，进而过渡到利用离子交换膜的化学制盐法，所以讚岐在十来年前也终于看不到往日传统的盐田了。现在国内的制盐业已集中到七家化学制盐公司，在这个著名的产盐地讚岐，只有一家讚岐盐业公司，还残留着一点它昔日的荣光。至于稻米生产，因靠粮食管理制度的支持，仍然是讚岐农业的主流。

总的说来，当时的农家借债者居多。我家也不例外。我经常听到父母在一起悄悄地谈论借债的事。放债的人都是附近村子里或镇上的地主兼肥料商。农家不仅要赊购肥料，生活困难时也要借债，秋后要归还全部或部分的债款。我记得月息大概是十厘左右。

每年能靠庄稼收成还清债务，那还算不错的；如果还不了债，不要说耕牛，甚至连祖先留下来的田地也不得不卖掉。为了互助互济，这些家庭就以十户或二十户为单位发起请会。所谓请会，就是把大家分期交上来的钱，集中起来首先借给某个需要救济的家庭使用。有时也轮到我们家来请会。农业协同组合是作为一种产业组合成立的，但插手信贷事业，却是很久以后的事。

当时的佃租叫“年贡”，是一种用大米缴纳的实物地租。两熟地每反平均要缴租米一石左右。地主除了从占有的田地获得年贡外，还有做肥料买卖的收益和放债的利息收入，在当时的农村里很突出地形成了一个富裕阶层。他们还往往越过县界，相互结成姻戚关系。地主的生活一般比较俭朴。他们要缴纳不少钱的户头税（战前的一种地方税，昭和

十五年〔一九四〇年〕废除）来支撑地方的财政；遇到灾年，要主动拿出很多钱来帮助恢复生产；而且还要响应各种名目的公私捐献。我父亲也是一遇到什么困难就跑到“老爷”（对地主的称呼）那里去求援。另外，地主都争着把自己的子弟送进高一级的学校去念书，所以很多对日本的现代化作出过贡献的人材都出自这个阶层。不过，由于战争期间地租改为用货币缴纳，战后又进行了农地改革，很多地主就迅速地没落下来。现在只不过留下了一些荒废的地主大院，还能让人想起它们昔日的荣华。



和田村小学六年级，二排左数第四人（大正12年）

农业用水是农民的命根子。尤其是讃岐这地方，由于降雨量少，接连一些日子不下雨，确保灌溉用水便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还记得，自己就曾用陶制的水壶认真地给一棵棵快要枯死的稻子浇过水。遇到干旱，村里的人全部出动，向神佛求雨，我也经常跟着去。另外我还通宵不眠看过水，以防别人来偷。事实上为着争水，有时甚至发生动刀子

伤人的事情。

由于上面所说的情况，在讃岐兴修了大约三万个大大小小的贮水池，把人冬以来未用完的水贮存起来，以备夏天灌溉。弘法大师（空海和尚）是出生于讃岐屏风浦的名僧，他不仅是真言宗的创始人，而且也是伟大的技术专家和杰出的政治家。他的足迹遍及国内外，事迹很多，设想也很宏伟。弘法大师所修建的贮水池，如日本最大的贮水池——满浓池（灌溉面积约四千六百多町）等，至今还有许多保存了下来。

不过，讃岐的缺水问题，由于前几年“香川灌溉渠”的竣工，才算基本上得到解决。香川灌溉渠把吉野川的河水，通过贯穿阿讃山脉的隧道，引到讃岐平原。这项工程投入了六百九十九亿日元的巨款，花了十三年时间，直到前几年才建成。引吉野川的水，是讃岐人长期无法达到的梦想，而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作为这个香川灌溉渠推进联盟的会长，能够参加这项工作，感到十分光荣。

中 小 学 时 期

农民一年四季不停息地从事繁重的劳动，而所得的报酬却少得可怜。小麦从冻土里冒出嫩芽，新年就到来了；晚春，当葱绿的麦子变黄时，秧田里的秧苗就已经出齐了；插秧、锄草刚结束，炎热的夏天就来临了；秋收一完，很快就进入了暗淡的冬天。农家的繁重劳动就是随着这种雄伟的自然规律而循环不已。

不过，农民也有农民的乐趣。我对自己的少年时期，也有无数美好的回忆，而大多的回忆都是和欢度节假日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农村还用农历。过了年，正月初三、初七、十五和十六这些日子都休息。元旦那天是在祭神和喝屠苏酒中度过的。捣制的年糕，煮着吃，烤着吃都可口，而且永远吃不厌。三月三日、五月五日、八月十五日都是节日。三月三日是桃花节，是女孩子的节日，家里陈列着小偶人，供着红白两色的小块年糕。五月五日是个男孩子的节日，鲤鱼帜在五月的晴空中飘扬。八月十五日是个马节，用江米制成马形的大年糕。七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和二十四日是中元节，迎送祖先的魂灵。中元节好吃的东西有细面条和江米团子。到了十月，村村都举行祭祀守护神的庙会，各村都出动精心装饰打扮的花鼓车，争相媲美，而且家家户户都做最好吃的东西，邀请邻近村镇上的亲友来作客。这个节日要连续过三天，过完节就开始秋收了。

另外，供奉观音菩萨、天神、清正公^①和五谷神的神社、祠庙，都分别举办各种庙会，把附近的善男善女吸引来聚会。人们在庙会的摊床前游来游去，深夜不散。许多浪漫的故事就是在这里培育出来的。这些庙会都有它们各自的特色和风趣。

我的幼少年时期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度过的。当时是大正年代初期到昭和年代初期，正是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②鼎盛的时候。在农民的生活中，当然不断有沉重的生活痛苦与悲惨不幸的争斗，但是，毕竟还可以说是一个自由而平静的时代。从高松到松山的国营铁路通车，家家户户装上电灯，也

都是在这个时期。哺育我成长的地方是，西讚的三丰平原一带的小天地。和田村的小学 and 观音寺市的县立三丰中学是我活动的两个基地。我当然不富裕，但也不是最穷的；虽然不是突出的高材生，但也不是不可救药的顽童。我在平淡无奇中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

在上中学四年级的那年夏天，我得了伤寒病，在生与死的边缘上徘徊了四个月的时间。但这次幸运地没有死去。在我患病期间，我父亲不分白天黑夜，无微不至地护理我。他在第二年的夏天患胃溃疡去世，终年五十六岁。这对我们家是一个突然的不幸，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母亲身体多病，年轻的哥哥继承了家业，当时的家境肯定是十分困难的。然而，母亲和哥哥并没有被不幸所压倒。非常感激的是，他们对我们弟妹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温暖。

哥哥比我大一岁，但我们俩的体力与学力却不相上下，我们俩也经常打架，但还是一对和睦的兄弟。我哥哥意志坚强，遇事毫不妥协，有正义感。但他一生为了照顾我而牺牲了自己。我的这位哥哥在丰滨镇当过三届镇长，于昭和五十一年（一九七六年）底突然患心脏病去世。



香川县立三丰中学时的著者
(大正15年)

我在中学的班级，是三丰中学最后一届定员一百人的班级。这个班级罕见地集中了许多高材生。我的成绩虽然从未超过中上水平，而同班八十名毕业生中，竟创造了十二三名考上旧制高等学校、十四五名升入旧制高等专科学校的纪录。我们班里出了许多人材，如离开通产省后进入企业界的森哲夫君，担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的佐伯富君，以及现任香川县医师会会长的松冈健雄君等。

我在中学时期，是乘坐予讚线丰滨到观音寺段的火车走读的。当时有一个从伊予的川之江走读的前辈高材生，名叫桥本克彦。他是一个沉默寡言、谦虚温和的人。他那温雅而端庄的仪表，以及用优美的铅笔字认真记下的笔记，曾经深深地吸引了我。他从第六高等学校考进东京大学的文科（历史），后来担任中央大学的教授。我一向十分钦佩桥本专心致志的治学态度。

还有一位和蔼可亲的前辈，名叫田中隆造。他是我们村里一个最有钱的人家的儿子。但他穿用的衣服、帽子、书包、鞋子都破旧不堪，而他却毫不在意。我为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所深深感动。他在学校里曾担任棒球队长，在队员中很有威望，对我们晚辈的态度也很和蔼。田中前辈的这种待人真诚、和蔼可亲的人品，深深地吸引了我。田中也经第六高等学校，由京都大学法科毕业。现在在阪神电车公司当经理。

在中学时，中井虎男老师教的数学和细川敏太郎老师教的汉文都引人入胜，令人难忘。中井老师年轻时患过肺病，但他每天早晨坚持洗冷水浴，因此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

我向老师学习，在我五十岁之前，从不间断地每天早晨洗冷水浴。我想我没得过感冒，恐怕就是这个原因。细川老师是神宫皇学馆出身的汉学家，他那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的朗读和讲解，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我幼小的心灵。

译注：① “清正公”即加藤清正（一五六二——一六一一年），是一名武将。

② “大正德谟克拉西”指日本大正年间（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年）发生的民主思潮。

与基督教的接触

父亲去世后，我家在经济上当然再没有能力供我上更高的学校。我在中学四年级时，参加过海军军官学校的考试，但因患中耳炎，体检不合格，没有被录取。要选择不花钱的学校，唯有一个师范学校的二部。可是，碰到一个偶然的会，我的一个住在高松市近郊、跟警察官结婚的姑母劝我们家说：“可以住在我家里走读，让他报考高松高等商业学校怎么样，……”结果我就这么做了，毕业以后就进了旧制高松高等商业学校。

我到高商上学不久，工学博士佐藤定吉先生来高松讲演，我记得讲的题目是《科学与宗教》。佐藤博士辞去东北大学的教授职务后，在全国建立“耶稣之仆会”的学生团体，热衷于通过科学进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基督教对我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听了佐藤先生的讲演后，深受感动，简直象入了迷。同年夏天我参加了在浅间山